

◇钟山夜谭

这几天家中格外热闹——从沈阳远道而来的发小沈前程和他的儿子小沈成了座上宾。煮茶论道,把酒言欢,聊的是旧日情谊,触动的却是时代脉搏。

老沈是电力科班出身,干了一辈子电力,从爬电杆、架线路,到参与特高压工程,亲眼看着中国的电从“不够用”到“送得出”。说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他眼里依然有光:“那时候哪有什么自动化?全是人扛肩挑。跨黄河、翻天山,铁塔一座座立起来,电灯一盏盏亮起来——这就是咱们那代人的踏实。”

他的儿子小沈,走的是另一条路。东南大学毕业后赴美读博,专攻人工智能,回国后一头扎进AI浪潮,如今在国内某头部AI公司从事核心研发。这一老一少、一电一算,正好让我听了个透。

老沈聊的是电网升级、绿电消纳、储能创新,语气沉稳如铁塔;小沈谈的则是算力集群、智算中心、大模型训练,眼神锐利如代码。最让我心头一震的,是小沈随口说的一句行业“暗号”：“算力的尽头是电力,电力的瓶颈在电网。”

他解释道,如今千亿、万亿参数的大模型,训练一次耗电量堪比一座小型城市全年用电量。电压稍有波动,就可能意味着上亿的算力资源瞬间“熔

电力算力一家亲

[泰州]贾春林

断”。电,不再只是能源,更是数字世界的“氧气”。

话题自然转到“东数西算”。小沈说,这不仅是国家工程,更是一场资源与科技的再平衡——把西部的清洁能源和算力资源,通过高速网络,“输送”到东部需求高地。甘肃庆阳,曾经“面朝黄土”,如今成了“东数西算”枢纽之一。根据最新数据,2026年1月,当地智能算力规模已突破11.4万P,如期实现“双十万”战略目标。更妙的是,当地正在试点“绿电直供数据中心”,启动实施了百万千瓦级的“绿电聚合”项目,让戈壁滩的风,直接吹动服务器里的电流,预计到户电价可降至0.4元/千瓦时以下。“我们常说,那儿的风,不仅发电,还在‘发电算’。”小沈笑着说。

老沈一听就来了精神:“我们电力人现在干的事,也不只是输电了。特高压成了‘电力高速公路’,把西部的风光电,稳稳送到东部的算力中心。你知道芜湖吗?那个长三角算力枢纽,供电公司三年投入25个亿建设配套电网。还有更快的——抖音一个算力中心的220千伏专线,40天就通电了。这速度,我们当年想都不敢想!”

一席话,如电光火石。我忽然清晰看见:电力与算力,早已不是两条平行线。

电力是算力的“粮仓”,没有稳定、绿色的电,再聪明的算法也只是空中楼阁;算力是电力的“大脑”,没有强大的数字赋能,电网也难以调度新能源的间歇性。从甘肃庆阳的“风光储数”一体,到宁夏中卫的“源网荷储”联动,再到芜湖集群的“秒级响应”供电——电与算,正在全国一盘棋中深度融合、双向赋能。

这不仅是技术耦合,更是国家走向高质量发展的一条关键路径。从前,电力人翻山越岭,点亮万家灯火;今天,算力人编织网络,支撑数字中国。时代在变,赛道在变,但那股“把事干成”的劲儿,依然没变。

送别沈家父子,我忽然觉得,老沈和小沈,就像两个时代的剪影——一个铸就了坚实的底座,一个插上了腾飞的翅膀。他们的对话,正是这个时代最生动的注脚:电与算相遇,硬基建与软实力共生,一场波澜壮阔的变革,正悄然到来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anxing@163.com

◇七彩人生

昆三拉车

[如东]王海波

昆三退休后,我没见过他。上班的时候,他天天锻炼,每天跑十公里,计步计时。“三高”早就降了,肚子不见小多少,依旧像口锅扣着。

那天我去城西酒家吃晚饭,走到龙王桥,几辆黄包车停在桥边,车夫们的脸藏在帽檐的弧形阴影下,身子斜倚桥墩,都看下象棋。我看见了昆三,他正低头旋转车上的一只小螺丝,手指粗短。

“昆三。”我喊了一声,“你什么时候拉起黄包车来了?”

昆三转过头,看见我,便说:“拉一年了。你想去哪儿,我送你。”

上了他车,车行得平缓,我见他两个裤脚用两个铁皮夹子紧紧地夹着,防钻风。昆三不大说话,说到老婆,他说“不得复婚,她嫌我挣不到钱,靠我没日子过。”他语气平缓,话里没有怨怼,好像在说别人的事。

昆三一个人过,日里拉车,傍黑收工。收工后到一家金店去“宿夜”。店里晚上得有人守着,他就搬张折叠床睡在柜台后面,一个月收入2800。昆三还有个老父亲,独自住在城边的老屋里,身子骨倒还硬朗。昆三隔几日去一趟,买些肉菜,留些零用,陪着说会儿话。有事,老人会打电话给他。日子就如这黄包车的轮子,一圈一

圈地转着,不紧也不慢。

车子拐进一条偏巷,路面是老石板铺的,车轮碾过,微微地颠簸,发出咕隆咕隆的响声。我看见巷口晒太阳的老人,看见趴在门槛上的花猫,看见谁家窗台上晾着的香肠。

我问昆三,生意好不好,他摇摇头:“家家都有小汽车,有的一家好几辆,还有多少人坐这个?”坐这车的人,多半也是我这样的,偶然起兴,寻一点微茫的旧影子,或是腿脚不便的老人,图个稳当。

“为什么停了晨跑?”我问昆三。昆三说:“拉车也是跑步。不瞒你说,我现在每个月的收入,连退休金带值夜和拉车也有万把块,其中一半,给了对门老梁,兄弟一场,不帮他说不过去。他老婆几年前过世,他自己得了肺癌,儿子又不争气,孙子上高中都困难。”昆三叹了口气,“那孩子成绩优异,不能苦了孩子。”

我下了车,看他调转头。他拍拍车垫,对我一笑:“拉客是工作,空车跑回去,是锻炼,一举两得。”

临行前,他低下头,紧了紧裤脚上的那两个铁皮夹子。他与我道别的笑容灿烂,那表情里,有自力更生的满足,也有尽力助人的慰藉。

昆三从未放弃奔跑。

